

張大千傳（五七）——梅丘落葉

王家誠

長夏漫漫，返回環碧庵養病的大千，偶拾畫筆，也頗有些自感得意之作。

最早的力作，溯及農曆二月二十三日完成的〈朱荷〉。

購自日本的金紙屏風，不易吸收水墨，只宜平放，不能像壁畫那樣立著繪畫，在一六八公分高的絹框上，運筆施色，都很困難。

《張大千的世界》作者傅申，分析這幅六摺屏風的裝飾效果：

「這是大千先生潑彩荷花中最大的一件作品，由於是畫在泥金的絹底上，未著色的金底約佔全畫的一半，與墨色、石青、朱色及不同層次的綠色相映照，特別顯示出輝煌的裝飾效果。」

最後一道以金泥勾線技法，更增加了屏風的富麗堂皇。

從大千的題款中，可以見出，他遵循了趙孟頫和柯九思等先賢書畫相通的理論。

「花如今篆莖如籀，葉是分書草草書，墨落一時收

不住，任譏老子老逾疏。

六十四年乙卯花朝前二日，環碧庵寫，爰翁七十有七歲。」（註一）

也是作於暮春前後的〈海棠山樹鳥〉，自題：

「吾家子政桃花山鳥一幅，名著藝林，流為佳話。而真蹟尚在人間與否，已不可知。予以意擬其筆法為此，花不必桃花，鳥則吾家所畜之山樹鳥也。物理、物態、物情，三者皆備具足。雖不能追蹤宋元，亦確比肩陳、崔，又豈呂連振、林以善輩所能夢見耶。題畢一笑，乙卯春日蜀人張大千大風堂下。」（註二）

題跋中的張子政，元時松江人，字「子正」，又作「子政」，山水師黃公望，善花鳥，亦擅墨戲。

七月二十，作〈勾金紅蓮橫幅〉，題款自評：

「自抒胸臆，不襲前人。」（註三）



農曆五月某日，林慰君的夫婿王渤生陪國樂家呂振原訪環碧庵。呂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音樂教授，主教琵琶。這位蘇州名家，在美任教已逾十年，曾在各大城市表演。巧的是，前一年冬天大千獲贈斯鐸克敦市太平洋大學榮譽博士的晚上，呂振原在該校劇場舉行琵琶演奏會。〈陽春白雪〉、〈飛花點翠〉、〈十面埋伏〉，「安叩」聲中，他又奏出自譜的〈軍樂操演〉，陪往的林慰君，指最後一曲，比前三首古曲更為動人。

在環碧庵滿是詩情畫意的情境中，振原以宋琴彈奏〈高山流水〉，大千但覺「風生習習，水聲淙淙」，他自謙地對渤生說：

「吾與子其為牛乎！」，這是清道人勸曾農髯同在上海像牛一般筆耕—鬻書—以求致富的話，用來幽默振原此刻無異「對牛彈琴」；渤生與大千相對啞然。大千更把這段話，寫在贈呂振原的畫上。（註四）

到了農曆五月，大千身體又感不適，他以為是十二指腸潰瘍，赴醫檢查，醫生指為心臟病，要他住院，一住便是漫長的三個月。出院後他仍陸續有新作出現。當他知道遠在台北的目寒病得神志不清，另位好友臺靜農依然耽於杯中物時，急忙畫荷，題識以諷：

「爰病亦經年，目寒病至神志不清，天胡遇吾輩之酷耶。吾弟亦飲酒過多，究非養生之旨。寫此數筆，遠以奉貽，予以知予十指顫掣，今日人非昔日人矣！乙卯大千張爰。」（註五）

九月，台北市南海路歷史博物館所舉辦的「中西名家畫展」，以畢卡索和張大千、溥心畬、黃君璧渡海三家作品為主軸。大千參展作品八十多件，和畢卡索件數相當。

這是台灣藝壇一件大事。三家中，只有大千和畢卡索有過交往，〈畢卡索晚期創作展序言〉，就落在大千身上。

序言中，大千對畢氏評論頗為慎重，不同於對友人、媒體及面對一般聽眾時那樣暢所欲言。對於畢氏繪畫的淵源、畫風的演變，與其對中國畫的嚮往、學習，均作有條理的敘述。推測，可能有擅長西畫人士，提供了某些意見，或為代筆。（註六）

暮秋將盡，大千身體逐漸康復，估計不僅文山老梅已屆綻放，張群院中的梅花也已含苞待放，乃畫梅花扇面，報身體康復，以釋好友的懸念：

「乙卯十月朔寫呈岳軍老長兄幸舒錦注，知賤恙平復，漸能操筆，惟時復顫掣耳。此扇到時，想天祥老梅已開，未得追陪徘徊其間，百感交集。大千弟環碧庵上。」

摺扇另面行書：

「故人念我病中身，萬里殷勤慰問頻，堂裡國花常在夢，拈毫先寄一枝春。」書後，大千再把畫和題款檢視一遍，赫然發現，把「文山老梅」誤成「天祥老梅」，趕緊在詩後加註：

「既為文山老梅，復拈俚語，為即將返台瞻對之奉。畫上文山老梅，誤書天祥老梅。」這倒真應了張群常說的，大千題畫倘無誤漏，便非真品。

這柄畫扇，未經郵寄，而是由稍後來訪的沈葦窗，帶交張群。（註七）

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（心波）寄來善子遺作〈贈戴自牧馬圖〉，無時不在思念兄長的大千，見圖又是一番感傷。

原籍湖南衡山的秦孝儀，原習法律，國學、書法、詩詞和聲律造詣甚深，受知於蔣中正總統。

大千在牧馬圖題跋中，先述善子和戴自的交誼，因戴氏肖馬，故贈以馬圖。次言善子精於畫虎之外，畫馬也不落李龍眠、趙孟頫後，可直逼曹不興和韓幹。他寫：

「心波先生得此遠寄命題，此馬為得主，先仲兄為得賞音。賤子所書，先生或小嗤為私譽也。久病目翳，手戰尤負雅命，幸恕幸諒。乙卯十月爰。」（註八）

其後，大千又為孝儀鑑定所藏緝絲，如炬的法眼，使孝儀欽佩，在〈自題緝絲〉中寫：

「……髯翁衡鑑空一切，至寶是寶珍所珍。居然神物聽暫守，眸子開豁無纖塵。草堂輝光豈不足，蟲沙歷劫仍精純。曲肱為富大節貴，吁嗟末俗無解人。」

後識：

「余所畜緝絲玉堂富貴，張大千先生定為宋緝絲第一，無上希有，且鈐以至寶是寶之璽，強余系之以詩，因為『草堂輝光行』云。」（註九）

對大千而言，農曆十月，是分外忙碌的月份：史博館和「韓中藝術聯合會」，在漢城現代美術館舉辦「中華民國當代畫展」，大千精選六十幅作品參展。



農曆十月初，沈葦窗從香港來到環碧庵，使大千精神為之一振。兩年前大千就寫信給他：

「……歸台灣，盼與兄同遊橫貫公路，此世界奇勝，得兄同遊，亦勝情勝事……」

自覺身體已漸硬朗的大千，正想回台灣度歲，偕么女心聲、孫女綿綿及好友同遊賞梅。

談到上年聆賞〈王魁負桂英〉，正想以劇情的一幕，畫贈編劇俞大綱和女主角郭小莊，一時技癢，先揮灑一幅給葦窗。

「大千病目一年矣，葦窗自香港遠來存問，風晨雨夕，談藝為樂。偶及二年前台北同觀小莊鬢俞大綱教授為其所編焚香記，彷彿若有所遇，信筆為此……乙卯十月初八日，大千弟爰。」（註十）

到了農曆十二月，大千一面準備赴台行裝，才趕畫出如前文（章五二）所述的〈歸妹圖〉，和贈小莊的半身畫像。

綜觀大千對〈王魁負桂英〉（畫後改名〈歸妹圖〉或〈終南歸妹圖〉）題材處理過程，相當有趣。

民國六十三年春節期間，值台灣的三軍國劇團公演，熱鬧非凡。

參謀總長賴名湯，為表示對這位在局勢動盪中歸國老畫家的敬意，請大千自己點戲，並決定演出的時間。大千點了由川劇〈探情〉（一稱〈焚香記〉）改編成的〈王魁負桂英〉。他對郭小莊的演技、神韻，十分欣賞，未久即勾成畫稿。畫稿未記月日。三年後，大千遷居台



圖一 張大千〈王魁負桂英〉草稿及勾稿三年後題識。

北，偶然在由美國搬回的箱篋中找到畫稿，始加題識，時為六十六年二月初五。（圖二）

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上旬，與沈葦窗談起郭小莊演技神妙，乃揮灑成〈郭小莊劇影〉，雲波覺得不像舞台上的王魁和桂英，倒像鍾馗嫁妹那樣鬼氣十足，大千當即在畫上題識反駁：

「……予曰：『卿何見之狹耶？老子不云乎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象，是耶？非耶？葦窗當為下一轉語。』」（全註七）

可能葦窗也覺得題作〈歸妹圖〉並無不妥，所以民國六十五年元月——農曆十二月，大千正式畫給俞大綱時即稱〈歸妹圖〉。

六十五年赴台前，中央日報記者胡有瑞往訪環碧庵，大千指著剛完成的兩幅「鬼」畫問：「你看，像誰？」

有瑞在一月二十一日報導中寫：

「一幅是長髮披肩的女鬼，一幅則是『鍾馗與女鬼』，看這女的面貌像極了平劇名伶郭小莊，大千居士一聽大樂，撫髯大笑：『正是郭小莊，我畫的是她在王魁負桂英的扮像，我太太說我畫得不像，你們認得出，可見就是像了。』」

至於畫中男像，是王魁抑是鍾馗，大千並沒點明。民國六十三、四年間，大千有一極為「重大」的收

穫「巨石」梅丘」；某些資料指事在六十四年間，但保羅告訴謝家孝是六十三年。關於獲得地點，王之一指為蒙特瑞半島海灘，保羅說是：

「在距環碧庵車程有一小時二十分距離的一處市鎮沙尼納斯。」

那是間賣盆景的店鋪花園；大千在後花園石堆中發現了此一寶藏——一塊兩人高，形似台灣島的巨石，估計不下兩噸重。

加上運往環碧庵的運費，大千面不改色地付了八百美金。到了民國六十六年，大千在台北外雙溪造園定居，保羅奉命運巨石，僅由環碧庵運至舊金山碼頭，就花掉兩千美元；至於託董浩雲輪船公司運往高雄再轉運外雙溪的費用，保羅並未吐露。

在美國，大千把它安置在院內的土丘上，和插國旗的巨石相對成趣，旁植梅樹，故名「梅丘」。他把丘寫成「丘」，是避孔丘的名諱，並請匠刻石。

種梅百株是環碧庵的特色，嘗誦：

「老更栽梅願不違，要令繞屋盡芳菲，莫嗟幾度能相賞，即死孱魂化鶴歸。」

「丘」，有古謂「歸正首丘」的意思。

屈原〈哀郢〉篇：「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」；這時的大千，大概已有百年之後埋骨梅丘下的構想。只是尚未料到，梅丘最後的歸宿是台北的外雙

溪畔。

風雪交加的臘月，病中的大千既想念朋友，又對去年四月蔣中正總統逝世後的變局和美國對待海峽兩岸的態度，憂心忡忡，連面對環碧庵中盛放的梅花，都別是一番滋味：

「雪後風吹特地寒，攀枝嗅蕊倚闌干，新來頓覺羈情苦，得似梅心一點酸。」——看梅雜詩（四首之二）

「獨繞梅花樹下行，捋髭吟苦若為情，明朝恐有嚴霜落，月在南簷特地明。」——看梅雜詩（四首之二）（註十一）

他告訴中央日報記者胡有瑞：

「四個月以前，醫生說我不能旅行，我氣極了，難道我回不了家？我不管了，死了就死了，我一定要回台灣。」

在目前局勢下，內江，青城山、成都都不是他葉落歸根之處，有眾多朋友、有醫藥照顧、有戲可看的台北就是他的心靈故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

乙卯年除夕前的返台之旅，使大千一家格外忙碌，也特別緊張。此際大千已決心定居台灣，行裝務求無所

遺漏。大千先要住院三天，作最嚴格的身體檢查，當醫生宣布：

「你可以走，也許回去你的病就會好了。」大千彷彿得到赦令似的，家人和親友已沒有反對他旅行的理由。

預備隨行的雯波，皮包中裝滿各種藥品。同往的林慰君和心聲先到心臟病研究會指定場所，接受速成的心臟病急救訓練。幸好考試結果，慰君、心聲以及陪訓的渤生教授都及格。

接近出發前，連氧氣筒和輪椅都準備了。氧氣筒，為防飛機上的氧氣筒不足；輪椅，他連彎腰、走路心臟都會痛，坐輪椅比較舒適和安全。

陽曆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往舊金山機場途中，先到聖珂羅絲城，請馬晉三將軍為大千針灸和推拿，並在晉三主持的四川飯店用餐。

飛機降落日本東京，大千並未下機；也不願再踏上日本國土。倒是四川飯店的陳健民神通廣大，自己因為摔斷腿無法會晤大千，卻讓十幾位大千在日本的好友，破例到飛機上拜會。

到台北後，保羅、綿綿、心聲、慰君和大千夫婦，下榻在華國飯店十樓的兩個套房。

二十七日，到台北第二天一早，大千就住進榮總檢查身體。

「他的病就是要自己多加小心，目前倒沒有太嚴重

的現象。」醫師的話，使大千和家人都放心不少。

陽曆二月三十日，湊巧也是農曆除夕，行政院長蔣經國在慈湖守靈，大千前往謁陵，也便於接待。簡樸的庭院，起伏的遠峰，溪橋古松，比日月潭更為清靜幽美，彷彿一幅天然的潑墨山水，為不久後大千所畫的〈慈湖圖〉打下了腹稿。

華國飯店中的除夕晚餐，臺靜農、郭小莊、鈕方雨及大風堂的幾位門人齊聚一堂；但大千並不在座，他要跟病重的目寒和目寒夫人一起過年。農曆元旦晚上，大千才在不休年假的希爾頓飯店宴請拜年的親友。

體檢過關，恢復了大千的信心，因此大年初三他就邀沈葦窗、攝影師毛懷瑾與家人前往橫貫公路旅遊。在加州大學研究院攻讀東方藝術的心聲，首次來到台灣，婦女節就要回美國上課，這也是大千急著帶她見識祖國勝景的原因。

旅遊的路線，先飛往花蓮，依次是搭專車遊太魯閣、天祥、文山、梨山、福壽山，參觀德基水庫後，由東勢轉台中，再搭火車返回台北。

車行花蓮太魯閣途中，毛懷瑾想起另一次行經此段的小插曲；由此也可以見出大千能為人設想的性格。

花蓮警察局長派出的司機，對大千頗為恭謹，服務周到。那次，大千觀景後重行上車，自行用手關車門時，不知情的司機正巧從外面推車門，無意間夾傷了大千的手；但他卻強忍疼痛不動聲色；唯恐司機心中不

安，如張揚出去，更恐其受上司責備。回到台北後，始行就醫。

此次前往梨山途中，風景最爲壯麗，大千告訴心聲和慰君：

「瑞士的風景秀麗可算秀麗了，但雄偉則不及台灣。美國的風景有的地方很雄偉，但幽雅則不及台灣。台灣的風景可以說雄偉、幽雅、秀麗，兼而有之。」

從花蓮起，旅行車上便由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唐建華處長作陪並加解說，一路上照顧得無微不至。在梨山賓館，一行人被招待住在先總統招待親屬和賓客住的別館。並參觀了總統的寢室、書房和客廳。到不遠的仙池（天池），上「達觀亭」眺望遠近的山景和圍成心形的林、池。這些平時難得一遊的禁地，使一行人興趣盎然，攝影家毛懷瓘大展身手，留下大千等人登眺的名山勝水。

最感遺憾的是，大千念念不忘的文山老梅，已因蟲蛀而挖除，大千想找段樹樁留作紀念，也早被文山賓館人員丟棄得不知去向。

此外，沿路榮民仍有以驚異眼光看這位「張大帥」，山間卻少了爭摸長髯的如雲美女，大千望望葦窗，葦窗轉看在他月刊上發表打油詩的林慰君，互相發出會心的微笑。（註十二）

時近元宵節的陽曆二月十四日，歷史博物館舉行

「張大千返台畫展」，意思是大千返台定居的首展。作品包括李祖萊由香港帶來的作品、向台灣親友借展的作品，和大千從美國運到的繪畫，共約六十多幅。

會場中觀衆最感興趣的兩件巨作。其一爲長卷，是前章提及他在勝利後，於頤和園作的〈九歌圖〉卷；另一屏，則是民國三十年完成的〈紅荷〉掛屏。長六十七寸、寬一百九十四寸的畫面上，數十張荷葉姿態各異，勾筋細而有力，勁挺的荷莖上，開著清麗的紅荷，加上金色勾邊，更是金碧輝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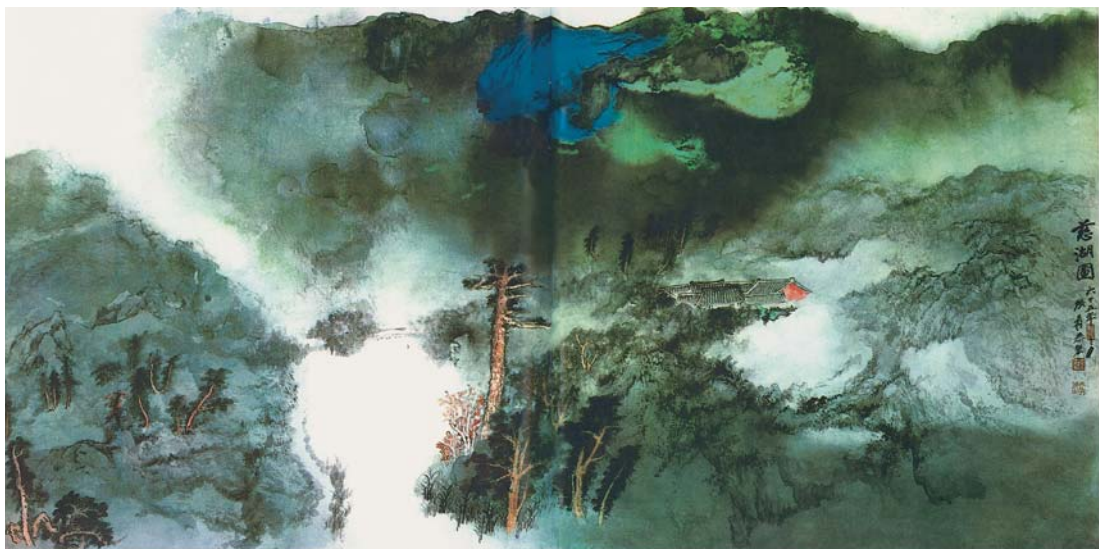
一千三百四十公分的九歌長卷，像他前曾在此展示過的〈長江萬里圖〉一樣，令人嘆爲觀止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他是接近「知命」的盛年，住在頤和園的養雲軒，和溥心畬所居住的介壽堂近在咫尺，時相往來。

抗戰後期，敦煌撫畫歸來，大千借住青城山時，就從隋、唐畫風中，構想九歌圖卷；不僅有腹稿，可能也勾下粉本。及至頤和園中與溥心畬論及大千珍藏趙孟頫的九歌圖冊，溥氏鼓勵他：

「以先生三年面壁之功，更寫九歌圖，用筆之妙，當為松雪夢想不及。」

從此大千積極考證《九歌》釋義，一再修改九歌圖稿終於成卷。白描的九歌圖中，由心畬楷書歌辭數則後，大千前往上海，續由謝无量和李秋君書寫其餘歌辭。（註十三）



圖一 大千赴慈湖謁先總統陵所作〈慈湖圖〉。

揭幕式上，大千會見了黃君璧等多位台灣畫壇好友，並接受教育部長蔣彥士頒贈「藝壇宗師」匾額。

三月中旬，被雯波邀來台灣同遊的慰君，惦念家中乏人照顧，和飛美返校的心聲先後離台。大千一家雖然親友飯約不斷，也略見冷清。

他前些時在慈湖謁陵構思的〈慈湖圖〉，此際已醞釀成熟，由於寓居的華國飯店，訪客絡繹不絕，影響工作，乃在鄰近的統一飯店另闢一房間作畫；只有雯波和少數友人知道。他以潑墨及青綠法畫〈慈湖圖〉橫幅，看來恍如世外桃源。（圖二）

暮春前，大千受聘

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。稍後返回美國處理一些未了的事務。

農曆三月的環碧庵，梅子漸圓，百花盛放，他想到歐陽修詩中景象：

「深紅淡白宜相間，先後還須次第裁，我欲四時攜酒賞，不教一日不花開。」

門邊的巨石長松、池中的錦鯉、供他揮灑的大畫室；園中的百本梅樹，無一不標示他和捐贈者濃厚的友情。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；王天循百里迢迢移植來的名種海棠和梨樹，使他嘴角不禁浮起那首謝贈花詩。

他坐在聯、額仍新的聊可亭中，看孫兒孫女拔草灌花，感到離亂時代中不可多得的樂趣。於是命他鍾愛的綿綿，研墨調色，揮灑成四時花卉；也正是歐公所詠的：「我欲四時攜酒賞，不教一日不花開」。（註十四）他也乘興畫幾幅花卉給數位年輕的友人。

不到一個月的停留，他戀戀不捨的告別環碧庵和聊可亭，回到準備安度餘年的台灣，租住台北市敦化路的雲和大廈，使他有間稍大的畫室可以創作。他告訴友人回台定居的感想：

「在國外我並不快樂，就像大海裡浮動的木塊，不知此身繫於何處。」

羅才榮，重慶同鄉會理事長，正負責國民大會招待所的籌備工作。當他發現大千每天早晨七至八點，有段

沉思作畫的時間，就「趁虛而入」，想對大千訪談、作傳。大千的條件，仍跟對謝家孝提出的一樣：不錄音，不以「傳記」為名，只能以擺龍門陣的方式，和這位鄉親無拘無束的聊天。羅才榮以「張大千擺龍門陣」為題，一段段在心中默記後寫成文字。羅氏遺憾的是：

「可惜，我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實在亦抽不出太多的時間去訪問大千先生，大千先生的客人亦多；總以為等我退休之後，繼續這一未完成的工作，可惜大千先生病了，逝世了，使我們這擺龍門陣的工作無法繼續……」

談到三十八年冬，大千去成都接眷來台，擺龍門陣的聲音，嘎然而止。（註十五）



七十八歲高齡，抱病返國定居的大千，廣受台灣文化、藝術以及政界友人的歡迎和關懷。

有些傳說，大千的視力和多病的身體，已少有真作，大千極力否認：

「好漢作事好漢當！縱然畫得不好，也是我自己的筆墨，我絕不會如此不負責任！」

對代筆謠言的困擾，也成爲不服老的大千，後來接受爲李海天作巨畫〈廬山圖〉、答應給史博館畫〈黃山

圖〉卷挑戰的原因。

不過，當時一般愛好者和收藏家，仍千方百計，甚至透過關係，想得到他的手澤。

許多和他有數面之緣的人，紛紛發表大千的傳奇故事，據保羅指出：

「好多都是轉述傳言，一錯再錯，更多的是，不是寫張大千，而是借此捧談他自己。」

關懷、搶購書畫、層出不窮的大千掌故和傳奇故事；在這紛紛擾擾之外，另有人想到保存大千史料，爲他在轉徙流離時代尋求美術史定位的嚴肅課題。

媒體工作者與攝影家王之一，遠自民國四十幾年在日本，就拍攝張大千作爲粉本的偕樂園古梅、拍攝並爲文記錄大千創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，也兼及溥心畬、黃君璧旅日期間與大千的互動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大千結束了巴黎首展，邀之一同往巴西，從此改變了之一半生的生活環境。大千偕子女在巴西開闢八德園，八德園的景物、大千在巴西的漂泊生涯，也攝入了之一的鏡頭，形之於風趣流暢的短文。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生動地記述了大千這一段生命里程。

接著是林慰君的《環碧庵瑣談》。

六十五年三月，林慰君離台返美，代表了記錄大千在卡密爾這段史料——《環碧庵瑣談》的終結。

大千返台定居前，美國有一家行銷廣大的刊物，想請名專欄作家為大千寫傳記，被大千婉拒；他怕言語隔閡，訪談溝通不便，又恐翻譯錯誤，弄巧成拙。

保羅也有意為老父生命歷程作下記錄，大千過世後他才告訴家孝：

「家父生前告誡我們說：『你們做兒女的絕對不能寫我的事，不論好不好都會受批評，鬧笑話。』」

以《張大千的世界》一書馳名的謝家孝，想續寫二集、三集，由於他自己工作的調動遠赴歐洲，六十三年某次宴會上得到大千的交待：

「我的好多事情，這位老弟知道總有八九成，你有甚麼問題以後可以問沈先生。」——「沈先生」指的沈葦窗。

民國七十年，家孝返回歐洲工作崗位前，又得到大千承諾：

「你也忙，我也忙，看怎麼抽出時間，騰出幾天來，你來同我談，有什麼要問的，我們好好談談才行……」

不料第二天家孝依約前往時，大千卻因感冒後吃了重藥，昏沉無力，住院體檢去了。

同在民國七十年，七月，家孝返台，前往摩耶精舍訪視大千，大畫室中展開了長絹，著名的大畫《廬山圖》已經開筆，訪談一事，看來難以為繼；家孝在《張大

千的世界》新版後記》中寫：

「我雖是鄉晚身分，但本位工作仍屬新聞界，大千居士府上親眷，由於前事直接影響，不免對我存有『防範』見外之意，總認為新聞記者會惹些『麻煩』，甚至於也有人說：『老太爺現在不需要宣傳了！』不管我想寫的是為大千先生傳世的完整事蹟，但在不求甚解的人心目中，並不受歡迎。」（註十六）

羅才榮半途而止的龍門陣，使他有和謝家孝同樣的感嘆。

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，浙江諸暨人，是位國畫家。

青年時期投筆從戎，參加抗日戰爭，轉戰湖南、贛北一帶。後入軍校，參加遠征軍印緬的戰役。來台後在南部軍中任教。

民國四十三年北上，與包遵彭、王宇清藉植物園的一角之地籌建「歷史文物美術館」，次年改為「國立歷史博物館」，擔任展覽組主任。民國六十二年繼王宇清之後接任館長。

何氏對張大千藝術的傳播和發揚，貢獻頗大。他認為：

「……只是他（大千）獻身藝事人定勝天的成就，虛懷若谷奮進不懈的修養，古道熱腸爽朗豪邁的胸襟，赤忱愛國肝膽照人的風節，以及蜚聲國際舉

世同欽的盛譽，有足述者。」

大千對歷史博物館捐贈作品、熱心參與博物館策劃的集體創作、為文詮釋博物館的重要展覽，也使館方既欽佩又感激。

某次，大千以歷年作品一百〇八幅捐贈政府，由史博館珍藏，館方慰問前方將士或國際文化交流活動，他也毫無吝色的捐出畫作。

從民國四十八年到六十七年，史博館在國內為大千舉辦個展十次，國外展出三次之多。先後出版大千書畫集八冊。

在館方經費拮据的情況下，何浩天表示：

「直到民國六十二年，決心編印文物書畫專集的實現，首先出版了張大千先生等畫集，由史博館直接發行。因限於經費與印刷廠洽定，由銷售後付款，即以低價供應各界，竟然效果極好，獲得社會人士熱烈歡迎。」

浩天津津樂道的，是一幅大千民國六十五年作的小

畫〈事事如意〉：五、六片綠葉襯托下，四隻鮮紅的柿子，顯得成熟、飽滿，令人饞涎欲滴。上題：

「霜重寒多日易曛，離離朱實欲然雲，只因落葉堪題字，三絕流傳鄭廣文。」

六十五年九月爰翁年七十有八。」(圖三)

〈事事如意〉這幅廣受眾人喜愛的小畫，徵得大千同意製成瓷盤後，國內外(尤其韓國)爭購，足足銷售二十餘萬隻，不但大千畫名廣播，也為大千和史博館帶來不少好評和收益。

摩耶精舍築成前，每當史博館後面，植物園荷花含苞待放，雅愛畫荷的大千，便經常蒞臨觀察描繪。

浩天與緊鄰的林業試驗所所長洽商，請在水缸中試種蓮藕；發葉、開花時，別具詩情畫意。六十七年摩耶精舍建成，史博館以二十四缸荷花相贈，大千視如至寶，也成了他一夏一秋揮灑荷葉荷花的粉本。(註十七)

保存大千創造的藝術和風範，電影界也不落人後。



圖三 大千民國六十五年作〈事事如意〉，後以此圖製成瓷盤二十餘萬隻。

台灣電影界耆宿吳樹勛，洽請為大千拍攝創作的過程影片，拍成後由「光啓社」發行。順利地獲得大千同意。

計劃拍攝〈寫意荷花〉、〈淺絳山水〉、〈潑墨雲山〉三個繪畫示範性的短片，各長二十五分鐘。樹勛把四百萬退休金全部投入拍攝活動中。十六個工作天，動員了兩位副導演，六部攝影機，從各個角度拍下大千作畫的過程。解說詞則由國大代表兼中國畫學會常務理事姚夢谷擔任。到了民國六十六年，製片完成，在台北首映，觀眾反應熱烈。（註十八）

大陸方面，收集大千前半生交往與行誼成書的，有包立民的《張大千藝術圈》，資料頗為豐富。此外，李永翹的《張大千生平與藝術》，及年譜式的《張大千全傳》，所編《張大千詩詞集》上下冊，對研究張大千的參考價值，不容忽視。

謝家孝在所著〈張大千全傳後記〉中寫：

「八十年我回大陸旅遊中，才知道大陸文藝出版界對張大千這位畫家，仍有著熱烈的追憶。出版有《張大千傳》及《張大千年譜》等多種篇幅頗多的大著。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的《張大千年譜》，編得十分完整，……」

可見兩岸雖然意識形態有所差異，遣辭用字各有斟酌，但保存張大千一生事跡、藝術發展、造詣和影響的努力，並無二致。●

文註

- 一：〈朱荷六扇屏〉圖見《張大千的世界》，圖九九、詩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一〇二。
- 二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五九。
- 三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六一。
- 四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六一。
- 五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六五。
- 六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，頁六七。
- 七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六一、《環碧庵瑣談》，頁四四七、〈張大千在台灣〉，沈韋窗撰。
- 八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六三。
- 九：《玉丁寧館詩存》，頁一九，秦孝儀著，廣達電腦教育基金會出版。
- 十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六三。
- 十一：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五三三。
- 十二：《環碧庵瑣談》，頁一〇三，〈大師返台瑣記〉，林慰君撰、頁四四七；〈張大千在台灣〉，沈韋窗撰。
- 十三：畫見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冊首共九頁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，圖二一。
- 十四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，頁一九八〈題畫〉。
- 十五：《張大千傳奇》，頁三八九，〈張大千擺龍門陣〉前言，羅才榮撰。
- 十六：有關謝家孝欲訪談大千續寫傳記一事，綜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後所附：〈張大千的世界原版後記〉，〈新版後記〉及〈張大千全傳後記〉。
- 十七：有關何浩天與大千資料見《中華瑰寶知多少》，頁二七，〈自序〉，頁一五八—一六三，大千書畫集序五篇。何浩天著，文史哲出版。
- 十八：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五三七、五四七。

圖註

- 圖一：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，圖一一一。
- 圖二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，頁六四。
- 圖三：《中華瑰寶知多少》，頁一四六。